

【幸福讲义】

生命中的分离

□李政

8月31日送女儿到学校报到。从那时开始，和女儿朝夕相处的时光结束了；从那时开始，那个咿咿呀呀不能离开母亲半步的小孩子，走上了属于自己的轨道；从那时开始，她需要我的地方越来越少，她离开我的脚步越来越快！

不知具体到哪一段时间，我感觉到女儿长大了。从我对她事事唠唠叨叨千叮万嘱咐，到她开始“嫌弃”我做事不周到，开始对我“不放心”。提醒我，如果把工作带到家里，要抓紧完成，不要深夜恶赶，第二天又要头疼；到市场买菜的时候，她会不经意间拿走较重的那一份……

今年，带她出国旅游。她不放心的我整理过的行李箱，自己又重新认真检查一遍；在飞机上，她把我座位上的毛毯垫在我的后腰，然后把自己的毛毯盖在我的腿上；到了机场，我傻傻地站着，她跑来跑去进行各种沟通；每次更换酒店，她都会提前把行李收拾打包。

送她到校报到的那天，她先悄悄地把眼泪擦干，然后故作轻松地和她姥姥姥爷道别。她搂着姥姥的肩膀，轻轻地拍着说：“没事，你别担心！我一个月能回家一次。”小时候，姥姥也这样搂着她的肩膀……

2018年，这个属于我们母女两个的人生节点，是彼此必须承受的成长的疼痛。我细细算着此后的相聚时间：学校规定一个月回家一次，每次只能在家呆1天，那么一年365天，加上所有的假期，我和女儿只有约短短90天的时间在一起。高三去加拿大上学后，一年能回来几次？每次又能在家里呆几天？

开学军训第三天，女儿从学校打来电话报平安，说：一切都好！虽然饭菜口味确实很一般，但也要大口大口地吃饱，因为要保持充沛的体能！虽然洗澡的人很多，时间紧张，但是不能不去洗澡，因地制宜地用热水冲一下也挺好。还说和舍友们相处融洽，自己都不想回家了！

学校的条件怎么能让女儿乐不思蜀？她这是知道姥姥姥爷就守在旁边，故意说给他们听啊。

英国一位心理学博士说：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，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，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。父母真正成功的爱，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！”

我还在怅然若失，女儿举重若轻地完成了从我们生命中的分离！想起中考前的那个夜晚，我和女儿谈未来，女儿说，将来她想到处去看看。想起纪伯伦的《致孩子》：因为他们的心灵属于明天，属于你做梦也达不到的明天！

【念念亲情】

走好，母亲

□王桂娟

母亲出生于大明湖畔，是家中的老大，从小就要帮着操持家务并照顾四个弟弟妹妹。早上5点多，她便起床到护城河挑水，把家里的两大水缸打满，忙完家务，抓个馍就去上学了。儿时家贫，勤劳的母亲立志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。第一年高考正赶上我小舅舅出生，母亲咬牙坚持复读一年考上大学，这其中的压力和困难可想而知。母亲完成大学学业靠的是助学金，即便如此，她仍省吃俭用，从微薄的助学金里抠出一些寄回家。贫寒没有压垮母亲，她爱好广泛，唱歌、打篮球……母亲身高不足一米六，她能代表系里打篮球，该是怎样的风采啊！

大学毕业后，母亲和父亲一起响应国家支援边疆的号召去了黑龙江，一干就是十多年。我和姐姐都出生在寒冷的北疆。直到改革开放初期，我们一家才回到山东。由于父母都是家中的老大，也是兄弟姐妹中唯一吃公粮的。那些年父母每月的工资发下来都要分成几份，有寄给姥姥姥爷的、寄给老家叔叔的、寄给北京姨奶的，剩下的才是我们一家四口用的。母亲像是掌握了魔法一样，总能用不多的生活费把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她自己学裁衣，给我和姐姐理发，自己种菜园、养鸡。她还做得一手好菜，常有单身同事跟着爸爸到我们家打牙祭。母亲总是热情地张罗出一桌香喷喷的美食。

母亲虽然学的不是师范，但从大学毕业起就当老师，她也深深热爱着这份职业。母亲的口才好，同样的课，经过母亲的讲解，学生们会听得更明白，懂得更透彻。母亲发自真心地体贴关心学生，毕业多年后她的学生们依然记得“谢老师慈母般的笑容”。

半生辛劳的母亲，不幸在39岁那年查出了癌症。母亲没有被病魔打倒，在济南手术后，又去北京化疗。也是在那一年，母亲被评为山东省第一届省级优秀教师。化疗的副作用特别大，母亲却顽强忍了下来。济南北京两地奔波，没有拖垮病中的母亲。她的坚韧让医院的护士都心生敬佩。护士告诉母亲：有的人连一个疗程都坚持不下来，你却坚持做了四个疗程。母亲却说：“我的两个孩子还小，我必须坚持！”

病愈后的母亲身体大不如前，但她依然爱笑，爱唱，家中看不出丝毫的压抑。她像从前一样给我们洗衣做饭，操持家务。57岁时，母亲又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大手术，在ICU病房待了十余天。

这之后的母亲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。她有个小本，上面详细记录着自己吃的每种药的名称、药性、时间和注意事项等。她在饮食上也增加了许多禁忌，她都默默记了下来。那时我已留在北京工作，给她打电话时她总是说自己很好。我们回家时，母亲就坐在凳子上炒菜，弓着背整理房间。母亲说她一辈子不愿麻烦别人，干点活她心里高兴。尽管体力不支，可医院组织的病友活动只要医生打电话，她都不推辞。她说医院大夫不容易，这些年对她这么好，她愿意出点力。母亲对生活的热情依旧。气力不足唱不了歌，母亲就改成听歌，一些流行歌曲母亲甚至比我和姐姐还要了解。不能运动了，母亲就改成看比赛，电视上的乒乓球、排球，再到后来的篮球、足球，母亲都能说出个一二。微信出来后，70岁的母亲戴着老花镜学拼音输入、学发朋友圈，这样强大的学习能力连她的两个外孙都佩服不已！

就在我们认为母亲会这样晃晃荡荡地安享晚年时，癌症病魔再一次击中了母亲。我们慨叹命运的不公，母亲却说，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不易，如果她的不幸能换来我们的幸福，那她也心甘情愿了。母亲把琼瑶那封关于生死的信转发给我和姐姐，告诉我们这也是她的心声，生如火花般燃烧，死如雪花般飘落。

天堂没有病痛和煎熬，愿母亲一路走好！



【落英缤纷】

□陈竹君

难忘东湾

小时候，村子周边有好多个湾，有东湾、西湾、密湾和沟南湾，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来。这些湾大都常年有水，有的还生长着茂密的蒲草和芦苇。我们那里地处半岛内陆，远离海边，也没有河流经过，这些大大小小的水湾，便成了吸引孩子们的天然乐园。印象中西湾、密湾和沟南湾我去得不是很多，去的最多也是感情最深的，还是离我们家最近的东湾，儿时的许多美好回忆都留在了这里。

东湾在村子东头，西面靠大街，往东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。湾大体呈方形，水面宽阔，岸边杨柳成荫，灌木丛生，平静的水面被掩映在柳荫和树丛当中。至于哪年有的东湾不得而知。听老人们说，湾能防水，一直在这里，这应该是大自然的造化吧。

东湾的美是分季节的。春天，大地复苏，天朗气清，冰雪开始融化，覆盖在水面上的厚厚冰层慢慢隐去，一汪碧水露出脸来，阵阵春风拂过，荡起层层涟漪。岸上的柳条垂了下来，锋利的“剪刀”裁出了嫩嫩细叶。树梢间，喜鹊唧唧喳喳吵闹着，飞起来又落下去，成双成对的燕子来到水边，一边叫着，一边挑剔地啄着春泥，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”，大诗人笔下的动人春意，活脱脱展现在眼前。

天逐渐转暖，妇女们三三两两蹲坐水边，浆洗着积攒了一冬天的衣服。母亲也来了，我和妹妹跟在身边，水乍暖还凉，母亲的手浸泡得发红。青蛙从水里露出头来，漂浮在不远的水面上，窥探着周围的动静，偶尔叫上一两声，似乎是在和我们打招呼。我捡起小石头扔了过去，青蛙不见了，剩下一圈圈波纹四面散去。母亲们知道，洗衣服要赶紧，过几天要挑湾了。

所谓挑湾，就是挖出湾底的淤泥，运到田里做肥料。挑湾是个大场面，每次都会上演一出大戏。消息灵通的人听说要挑湾，便早早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工具站在岸边等候，当看到湾里的水快要抽干时，便一窝蜂似的涌到湾底，捕捞已经被泥水呛得浮在水面上挣扎的鱼虾。岸上的人们同样兴奋着，见到有谁捞到了大一点的鱼，便齐声喝起彩来。我也曾跃跃欲试，但家长不允，说是水下有危险，只好站在人群里跟着吆喝。

麦收过后很快进入了夏天。我的少年时代赶上“文革”，学校的课时时停，同学们去队里干活还不够年龄，吃完饭经常无事可做。入伏后天气闷热，大人们除了一早一晚下地，剩下的时间待在家里。孩子们的心思正好相反，天气越热就越想往外跑。我心里想着东湾，便常常趁大人们午睡的时候溜出家门直奔东湾。小伙伴们和我想到一块了，东湾里早就聚满了人，偌大的水面上，像是下了一锅饺子，男男女女人头攒动，喊叫声、戏水声不绝于耳……我急匆匆把小裤子脱下，随地一扔，一头扎到水里，顿时感到通身凉爽，刚才的闷热与烦躁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为此没少挨家长批评，说我要心太浓，不务正业。但我总是控制不住，一有机会还是往东湾跑。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我和小伙伴们一样，肩负着背篓拾草的使命，以填补家里做饭烧火之用。这时候的东湾没有了夏天的喧闹，清澈的水面显得有些冷落，树上的蝉还在有气无力地叫着，泛黄的树叶随风飘落下来，散落在水面上慢慢下沉，中午时分，鱼儿纷纷浮上水面，敏捷的燕子在水上穿梭，岸边钓鱼的人兴趣正浓。我也曾拿着父亲做的渔具来水边垂钓。

几场北风吹过，天空飘起了雪花，东湾结冰了。北风不停地吹，冰层越结越厚，就像一块彩色的玻璃平铺在水面上，微弱的阳光下，折射出蓝色耀眼的光，看上去冷飕飕的。但这并不影响孩子们的心情，年龄大一点的在冰面上玩滑冰，先是猛跑几步，然后站稳双脚快速滑出去，速度飞快，像是射出去的箭，围观的人报以阵阵掌声。年龄稍小一点的不敢逞能，由另外一个人推着向前滑动。我经常和小伙伴们玩水牛(陀螺)比赛游戏，先是使劲抽打转动着的木牛，到了约定的时间齐声喊停，各自收起鞭子，任凭木牛在冰上自由地转动，看谁的木牛转动的时间最长。玩到入迷时不觉时间长，经常是抬头看天，才知已是下午，回家的路上，心里还想着转动的木牛。

少年时代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，东湾的故事慢慢成为过去。再后来，我听说东湾没有了，被填平了。不只是东湾，西湾、密湾还有沟南湾都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房屋，或者一片片农田。我心里生出些许惆怅与惋惜，想起了老人们的话，没有湾大水来了怎么办？没有湾孩子们到哪里去感受水的乐趣？不知那些青蛙们到哪里合唱，燕子们又去哪里啄了春泥？

扫描二维码，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，
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，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征文预告】 后悔的事

命题嘉宾：裘山山

(中国作协全委委员，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，作品先后获得过鲁迅文学奖、解放军文艺奖、全国五个一工程奖、冰心散文奖等多项奖励)

征文要求：1000字以内，文体不限。请附上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：qlwbxz@163.com

【生生不息】

三只知了猴

□张世勤

它们的生长像极了植物，须得把种子埋在地下，然后再拱土而出。但跟植物不同的是，它们有鼻有眼，有头有胸，有腰有肚，有手有脚，而且还掌握一门语言，甚至是一门歌唱艺术。只是这个时候的它们才刚刚横空出世，还不能急于说话和歌唱，亟需面对的任务是成长与蜕变。但它们有着自己完整的生命。

它们喜欢和树在一起，树的根须扎到哪里，它们就潜伏到哪里，点滴的树根水就足以滋润它们的成长。它们是喝着树根的乳汁长大的，所以，从拱土而出的那一刻起，它们就会向着树木进发，爬上树干，扑进大树的怀抱。

知了猴的生命之旅是从土层之下开始的，它们都会计算时间，知了猴喜欢借着夜幕开始地面行动，这很容易让人类掌握它的活动规律。所以盛夏的夜晚，一支支手电筒会在树林中打出一串串光的子弹，进行一次次密集的搜捕。

在我临时寄居的这座大院子里，到处都是树木，湖边更是环绕着一圈柳树。柳树是知了猴的最爱，因为柳树的树根水是甜的，更适宜哺育它们成长。手电筒的光束成为它们致命的游戏。我抢在几束手电筒之前，一棵树一棵树的搜寻过去，捉着了三只。我悄悄带它们离开，来到一棵被铁栅栏围起的大柳树下，将它们放到树干上，希望它们尽快向上爬行。

我躲在一边，想完成监护任务。一只手电筒越来越近了，它竟然连这棵被铁栅栏围起的大树也不放过。每一只手电筒后面都长着一只手，这也就是。我把手电筒后边的那只手给拽住了：“这是我放上去的。”

“你捉着了干吗又放上去？”

“我希望在每晚的大搜捕中都尽可能有更多的幸存者。”

“放心，一定会的。”那只“手”说。

我说：“今晚，我希望是这三只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不让我逮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手”说：“它们爬出来就是要让人逮的。”

这逻辑貌似很对，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。那只“手”已经踩在铁栅栏上，很轻松地摘下了两个。三只知了猴只剩下一个，那只“手”还在够。好在，对这三只知了猴而言，够者即使脚踩铁栅栏仍会有些吃力，可那只“手”折下了一根树枝，如果让他用上这根树枝，一切就会变得简单。这时我说：“留下。起码留下这一个。不然，我就要把你扯下来了。”

我的努力总算保住了一个。

其实，这三只知了猴我完全可以选择树林中的某一只手电筒送给他，当然送给他跟送给一口油锅并无二致。也许我根本不必这么矫情，因为一切生命都自有它的归去来兮。命运或许真的是不可更改的。但我把它们放回树上，而且是很边缘的一棵树，其实就是突然地想做一个实验，看一看在我有能力救它们一下的情况下，能否改变它们的命运。

第二天，热热的太阳升起，树林里腾起一片蝉唱，所有幸存下来的知了猴，全部脱掉了笨重的外套，换上了一身霞帔，它们共同歌唱，歌唱他们新生活的美好。我想我救过的一只，肯定也在其中。我仔细倾听，它们的唱功无可挑剔，而且唱词也简洁明了：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甚至有的更简洁：“知——”但它们真的什么都知道都明白吗？也许未必！显然它们是过于自信了。